舊唐書/卷1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光弼　王思禮　鄧景山　辛雲京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十一
列傳第六十一　崔光遠　房琯　張鎬　高適　暢璀

► 李暠　李麟　李國貞　李峘　李巨

崔光遠

崔光遠，滑州靈昌人也。本博陵舊族。祖敬嗣，好樗蒱飲酒。則天初，為房州刺史。中宗為廬陵王，安置在州，官吏多無禮度，敬嗣獨以親賢待之，供給豐贍，中宗深德之。及登位，有益州長史崔敬嗣，既同姓名，每進擬官，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。後引與語，始知誤寵。訪敬嗣已卒，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。汪嗜酒不堪職任，且授洛州司功，又改五品。

光遠即汪之子，雖無學術，頗有祖風，勇決任氣，身長六尺余，目睛白黑分明。少歷仕州縣。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，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，累遷至左贊善大夫。天寶十一載，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為長安令。十四載，遷京兆少尹。其載，使吐蕃吊祭。十五載五月，使回。十余日，潼關失守，玄宗幸蜀，詔留光遠為京兆尹、兼御史中丞，充西京留守采訪使。駕發，百姓亂入宮禁，取左藏大盈庫物，既而焚之，自旦及午，火勢漸盛，亦有乘驢上紫宸、興慶殿者。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，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，殺十數人方定。使其息東見祿山，祿山大悅，偽敕復本官。先是祿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余日，既得光遠歸款，召休歸洛。八月，同羅背祿山，以廄馬二千出至泸水。孫孝哲、安神威從而召之，不得，神威懼而憂死，府縣官吏驚走，獄囚皆空。光遠以為賊且逃矣，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。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。光遠閉府門，斬為盜曳落河二人，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。至開遠門，使人前謂門官曰：「尹巡諸門。」門官具器

仗以迎，至則皆斬之。領府縣官十余人，於京西號令百姓，赴召者百余人，夜過咸陽，遂達靈武。上喜之，擢拜御史大夫，兼京兆尹，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。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，於僧寺中椎牛釃酒，連夜酣飲，去光遠營四十里。光遠偵知之，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。賊徒多醉，光遠領百余騎持滿扼其要，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，殺賊徒二千余人，虜馬千疋，俘其渠酋一人。賊中以光遠勇勁，常避其鋒。及扈從還京，論功行賞，制曰：「持節京畿采訪、計會、招召、宣慰、處置等使崔光遠，毀家成國，致命前茅。可特進，行禮部尚書，封鄴國公，食實封三百戶。」

乾元元年，兼御史大夫。五月，為河南節度使。八月，代張鎬為汴州刺史，兼本州防禦使。十二月，代蕭華為魏州刺史，充魏州節度使。初，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，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。及代蕭華入魏州，使將軍李處崟拒賊，賊大至，連戰不利，子儀怒不救，處崟遂敗，奔還。賊逐處崟至城下，反問之曰：「處崟召我來，何為不出？」光遠乃腰斬處崟。處崟善戰有勇，眾皆倚之，及死，人用危懼。魏州城自祿山反，袁知泰、能元皓等皆繕完之，甚為堅峻。光遠不能守，遂夜潰圍而出，度河而還。肅宗不之罪，除太子少保。

襄州將士康楚元、張嘉延率眾為亂，陷荊、襄、澧、朗等州，以光遠兼御史大夫，持節荊襄招討，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。三年，除鳳翔尹，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。先是，岐、隴吏人郭愔等為土賊，掠州縣，為五堡，光遠使判官、監察御史嚴侁召而降之。光遠在官好蒲酒，晚年不親戎事。上元元年冬，愔等潛連黨項及奴剌、突厥敗韋倫於秦、隴，殺監軍使，擊黃戍。肅宗追還，以李鼎代之。二年，兼成都尹，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，仍兼御史大夫。及段子璋反，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，投光遠，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。將士肆其剽劫，婦女有金銀臂釧，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，亂殺數千人，光遠不能禁。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，光遠憂恚成疾，上元二年十月卒。

房琯

房琯，河南人，天後朝正議大夫、平章事融之子也。琯少好學，風儀沈整，以門廕補弘文生。性好隱遁，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為事，凡十余歲。開元十二年，玄宗將封岱嶽，琯撰《封禪書》一篇及箋啟以獻。中書令張說奇其才，奏授秘書省校書郎，調補同州馮翊尉。無幾去官，應堪任縣令舉，授虢州盧氏令，政多惠愛，人稱美之。二十二年，拜監察御史。其年坐鞫獄不當，貶睦州司戶。歷慈溪、宋城、濟源縣令，所在為政，多興利除害，繕理廨宇，頗著能名。天寶元年，拜主客員外郎。三年，遷試主客

郎中。五年正月，擢試給事中，賜爵漳南縣男。時玄宗企慕古道，數遊幸近甸，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，尋改會昌為昭應縣，又改溫泉宮為華清宮，於宮所立百司廨舍。以琯雅有巧思，令充使繕理。事未畢，坐與李適之、韋堅等善，貶宜春太守。歷瑯邪、鄴郡、扶風三太守，所至多有遺愛。十四年，征拜左庶子，遷憲部侍郎。

十五年六月，玄宗蒼黃幸蜀，大臣陳希烈、張倚等銜於失恩，不時赴難。琯結張均、張垍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，均、垍同行，皆以家在城中，逗留不進，琯獨馳蜀路。七月，至普安郡謁見，玄宗大悅，即日拜文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賜紫金魚袋。從幸成都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仍與一子官。其年八月，與左相韋見素、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，冊立肅宗。至順化郡謁見，陳上皇傳付之旨，因言時事，詞情慷慨，肅宗為之改容。時潼關敗將王思禮、呂崇賁、李承光等引於轝下，將斬之，琯從容救諫，獨斬承光而已。肅宗以琯素有重名，傾意待之，琯亦自負其才，以天下為己任。時行在機務，多決之於琯，凡有大事，諸將無敢預言。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，收復京都，肅宗望其成功，許之。詔加持節、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，乃與子儀、光弼等計會進兵。琯請自選參佐，乃以禦中史中丞鄧景山為副，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，中丞宋若思、起居郎知制誥賈至、右司郎中魏少遊為判官，給事中劉秩為參謀。既行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。琯分為三軍：遣楊希文將南軍，自宜壽入；劉悊將中軍，自武功入；李光進將北軍，自奉天入。琯自將中軍，為前鋒。十月庚子，師次便橋。辛丑，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，接戰，官軍敗績。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，以車二千乘，馬步夾之。既戰，賊順風揚塵鼓噪，牛皆震駭，因縛芻縱火焚之，人畜撓敗，為所傷殺者四萬余人，存者數千而已。癸卯，琯又率南軍即戰，復敗，希文、劉悊並降於賊。琯等奔赴行在，肉袒請罪，上並宥之。

琯好賓客，喜談論，用兵素非所長，而天子采其虛聲，冀成實效。琯既自無廟勝，又以虛名擇將吏，以至於敗。琯之出師，戎務一委於李揖、劉秩，秩等亦儒家子，未嘗習軍旅之事。琯臨戎謂人曰：「逆黨曳落河雖多，豈能當我劉秩等？」及與賊對壘，琯欲持重以伺之，為中使邢延恩等督戰，蒼黃失據，遂及於敗。上猶待之如初，仍令收合散卒，更圖進取。

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，詔授南海太守，攝御史大夫，充嶺南節度使。中謝，肅宗謂之曰：「朕處分房琯與卿正大夫，何為攝也？」進明對曰：「琯與臣有隙。」上以為然。進明因奏曰：「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？」上曰：「卿有說乎？」進明曰：「晉朝以好尚虛名，任王夷甫為宰相，祖習浮華，故至於敗。今陛下方興復社稷，當委用實才，

而琯性疏闊，徒大言耳，非宰相器也。陛下待琯至厚，以臣觀之，琯終不為陛下用。」上問其故，進明曰：「琯昨於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，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，潁王為劍南節度，盛王為淮南節度，制雲『命元子北略朔方，命諸王分守重鎮』。且太子出為撫軍，入曰監國，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，皇儲反居邊鄙，此雖於聖皇似忠，於陛下非忠也。琯立此意，以為聖皇諸子，但一人得天下，即不失恩寵。又各樹其私黨劉秩、李揖、劉匪、鄧景山、竇紹之徒，以副戎權。推此而言，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？臣欲正衙彈劾，不敢不先聞奏。」上由是惡琯，詔以進明為河南節度、兼御史大夫。

崔圓本蜀中拜相，肅宗幸扶風，始來朝謁。琯意以為圓才到，當即免相，故待圓禮薄。圓厚結李輔國，到後數日，頗承恩渥，亦憾於琯。琯又多稱病，不時朝謁，於政事簡惰。時議以兩京陷賊，車駕出次外郊，天下人心惴恐。當主憂臣辱之際，此時琯為宰相，略無匪懈之意，但與庶子劉秩、諫議李揖、何忌等高談虛論，說釋氏因果、老子虛無而已。此外，則聽董庭蘭彈琴，大招集琴客筵宴。朝官往往因庭蘭以見琯，自是亦大招納貨賄，奸贓頗甚。顏真卿時為大夫，彈何忌不孝，琯既黨何忌，遽托以酒醉入朝，貶為西平郡司馬。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，琯入朝自訴，上叱出之，因歸私第，不敢預人事。諫議大夫張鎬上疏，言琯大臣，門客受贓，不宜見累。二年五月，貶為太子少師，仍以鎬代琯為宰相。其年十一月，從肅宗還京師。十二月，大赦，策勛行賞，加琯金紫光祿大夫，進封清河郡公。琯既在散位，朝臣多以為言，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，合當國家驅策，冀蒙任遇。又招納賓客，朝夕盈門，遊其門者，又將琯言議暴揚於朝。琯又多稱疾，上頗不悅。乾元元年六月，詔曰：

崇黨近名，實為害政之本；黜華去薄，方啟至公之路。房琯素表文學，夙推名器，由是累階清貴，致位臺衡。而率情自任，怙氣恃權。虛浮簡傲者進為同人，溫讓謹令者捐於異路。所以輔佐之際，謀猷匪弘。頃者時屬艱難，擢居將相，朕永懷反席，冀有成功。而喪我師徒，既虧制勝之任；升其親友，悉彰浮誕之跡。曾未逾時，遽從敗績。自合首明軍令，以謝師旅，猶尚矜其萬死，擢以三孤。

或云緣其切直，遂見斥退。朕示以堂案，令觀所以，咸知乖舛，曠於政事。誠宜效茲忠懇，以奉國家，而乃多稱疾疹，莫申朝謁。郤犨為政，曾不疾其迂回；亞夫事君，翻有懷於郁怏。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、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，輕肆言談，有朋黨不公之名，違臣子奉上之體。何以儀刑王國，訓導儲闈？但以嘗踐臺司，未忍致之於理。況秩、武遽更相尚，同務虛求，不議典章，何成沮勸？宜從貶秩，俾守外藩。琯可邠州刺史，秩可閬州刺史，武可巴州刺史，散官、封如故；並即馳驛赴任，庶各增修。朕自臨

禦寰區，薦延多士，常思聿求賢哲，共致雍熙。深嫉比周之徒，虛偽成俗。今茲所譴，實屬其辜。猶以琯等妄自標持，假延浮稱，雖周行具悉，恐流俗多疑，所以事必縷言，蓋欲人知不濫。凡百卿士，宜悉朕懷。

時邠州久屯軍旅，多以武將兼領刺史，法度隳廢，州縣廨宇，並為軍營，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，人甚弊之。琯到任，舉陳令式，令州縣恭守，又緝理公館，僚吏各歸官曹，頗著政聲。二年六月，詔褒美之，征拜太子賓客。上元元年四月，改禮部尚書，尋出為晉州刺史。八月，改漢州刺史。琯長子乘，自少兩目盲。琯到漢州，乃厚結司馬李鋭以財貨，乘聘鋭外甥女盧氏，時議薄其無士行。寶應二年四月，拜特進、刑部尚書。在路遇疾，廣德元年八月四日，卒於閬州僧舍，時年六十七。贈太尉。

孽子 孺復

孺復，琯之孽子也。少黠慧，年七八歲，即粗解綴文，親黨奇之。稍長，狂疏傲慢，任情縱欲。年二十，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為從事，多招陰陽巫覡，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為宰相。德宗幸奉天，包佶掌賦於揚州，少遊將抑奪之。佶聞而奔出，少遊方遣人劫佶令回，孺復請行，會佶已過江南，乃還。及少遊卒，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。其長兄宗偃先貶官嶺下而卒，及喪柩到揚州，孺復未嘗吊。初娶鄭氏，惡賤其妻，多畜婢仆，妻之保母累言之，孺復乃先具棺槨而集家人，生斂保母，遠近驚異。及妻在產蓐三四日，遽令上船即路，數日，妻遇風而卒。孺復以宰相子，年少有浮名，而奸惡未甚露，累拜杭州刺史。又娶臺州刺史崔昭女，崔妒悍甚，一夕杖殺孺復待兒二人，埋之雪中。觀察使聞之，詔發使鞫案有實，孺復坐貶連州司馬，仍令與崔氏離異。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，改容州刺史、本管經略使。乃潛與妻往來，久而上疏請合，詔從之。二歲餘，又奏與崔氏離異，其為取舍恣逸，不顧禮法也如此。貞元十三年九月卒，時年四十二。

姪 式

式，琯之姪，舉進士。李泌觀察陝州，辟為從事。泌入為相，累遷起居郎，出入泌門，為其耳目。及泌卒，再除忠州刺史，韋皐表為雲南安撫使，兼御史中丞。皐卒，詔除兵部郎中。屬劉辟反，式留不得行。性便佞，又懼辟，每於座中數贊辟之德美，比之劉備，同陷於賊者皆惡之。高崇文既至成都，式與王良士、崔從、盧士玖等白衣麻蹻銜土請罪，崇文寬禮之，乃表其狀，尋除吏部郎中。時河朔節度劉濟、王士真、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，相持短長，屢以表聞，疊請加罪。上欲止其兵，李吉甫薦式為給事中，將命於河朔。

式歷使諸鎮諷諭之，還奏愜旨，除陝虢觀察使、兼御史中丞，轉河南尹。時討王丞宗於鎮州，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，式表以兇旱，人貧力微，難以征發，憲宗可其奏，既免力役，人懷而安之。明年，移授宣歙池觀察使。元和七年七月卒，贈左散騎常侍。

張鎬

張鎬，博州人也。風儀魁岸，廓落有大志，涉獵經史，好談王霸大略。少時師事吳兢，兢甚重之。後遊京師，端居一室，不交世務。性嗜酒，好琴，常置座右。公卿或有邀之者，鎬仗策徑往，求醉而已。

天寶末，楊國忠以聲名自高，搜天下奇傑。聞鎬名，召見薦之，自褐衣拜左拾遺。及祿山阻兵，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，鎬舉贊善大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。數月，玄宗幸蜀，鎬自山谷徒步扈從。肅宗即位，玄宗遣鎬赴行在所。鎬至鳳翔，奏識多有弘益，拜諫議大夫，尋遷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供奉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，動數百人，聲聞禁外。鎬奏曰：「臣聞天子修福，要在安養含生，靖一風化，未聞區區僧教，以致太平。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，不以小乘而撓聖慮。」肅宗甚然之。時方興軍戎，帝註意將帥，以鎬有文武才，尋命兼河南節度使，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。鎬既發，會張巡宋州圍急，倍道兼進，傳檄濠州刺史閻丘曉引兵出救。曉素愎戾，馭下少恩，好獨任己。及鎬信至，略無稟命，又慮兵敗，禍及於己，遂逗留不進。鎬至淮口，宋州已陷，鎬怒曉，即杖殺之。及收復兩京，加鎬銀青光祿大夫，封南陽郡公，詔以本軍鎮汴州，招討殘孽。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，鎬揣知其偽，恐朝廷許之，手書密表奏曰：「思明兇豎，因逆竊位，兵強則眾附，勢奪則人離。包藏不測，禽獸無異，可以計取，難以義招。伏望不以威權假之。」又曰：「滑州防禦使許叔冀，性狡多謀，臨難必變，望追入宿衛。」肅宗計意已定，表入不省。鎬為人簡淡，不事中要。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，皆言思明、叔冀之誠慤。肅宗以鎬不切事機，遂罷相位，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後思明、叔冀之偽皆符鎬言。尋征為太子賓客，改左散騎常侍。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，鎬買珍宅坐累，貶辰州司戶。

代宗即位，推恩海內，拜撫州刺史。遷洪州刺史、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，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。廣德二年九月卒。

鎬自入仕凡三年，致位宰相。居身清廉，不營資產，謙恭下士，善談論，多識大體，故天下具瞻，雖考秩至淺，推為舊德云。

高適

高適者，渤海蓨人也。父從文，位終韶州長史。適少濩落，不事生業，家貧，客於梁、宋，以求丐取給。天寶中，海內事干進者註意文詞。適年過五十，始留意詩什，數年之間，體格漸變，以氣質自高，每吟一篇，已爲好事者稱誦。宋州刺史張九皐深奇之，薦舉有道科。時右相李林甫擅權，薄於文雅，唯以舉子待之。解褐汴州封丘尉，非其好也，乃去位，客遊河右。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。表爲左驍衞兵曹，充翰府掌書記，從翰入朝，盛稱之於上前。

祿山之亂，征翰討賊，拜適左拾遺，轉監察御史，仍佐翰守潼關。及翰兵敗，適自駱谷西馳，奔赴行在，及河池郡，謁見玄宗，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：「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，臣頗知之，然疾病沈頓，智力將竭。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，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，樗蒱飲酒，不恤軍務。蕃渾及秦、隴武士，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，食倉米飯且猶不足，欲其勇戰，安可得乎？故有望敵散亡，臨陣翻動，萬全之地，一朝而失。南陽之軍，魯炅、何履光、趙國珍各皆持節，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，寧有是，戰而能必勝哉？臣與楊國忠爭，終不見納。陛下因此履巴山、劍閣之險，西幸蜀中，避其蠆毒，未足爲恥也。」玄宗嘉之，尋遷侍御史。至成都，八月，制曰：「侍御史高適，立節貞峻，植躬高朗，感激懷經濟之略，紛綸贍文雅之才。長策遠圖，可雲大體；讜言義色，實謂忠臣。宜回糾逖之任，俾超諷諭之職，可諫議大夫，賜緋魚袋。」適負氣敢言，權幸憚之。

二年，永王璘起兵於江東，欲據揚州。初，上皇以諸王分鎮，適切諫不可。及是永王叛，肅宗聞其論諫有素，召而謀之。適自因陳江東利害，永王必敗。上奇其對，以適兼御史大夫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使。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，會於安州。師將渡而永王敗，乃招季廣琛於歷陽。兵罷，李輔國惡適敢言，短於上前，乃左授太子少詹事。未幾，蜀中亂，出爲蜀州刺史，遷彭州。劍南自玄宗還京後，於梓、益二州各置一節度，百姓勞敝，適自因出西山三城置戍，論之曰：

劍南雖名東西兩川，其實一道。自邛關、黎、雅，界於南蠻也；茂州而西，經羌中至平戎數城，界於吐蕃也。臨邊小郡，各舉軍戎，並取給於劍南。其運糧戍，以全蜀之力，兼山南佐之，而猶不舉。今梓、遂、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，歲月之計，西川不可得而參也。而嘉、陵比爲夷獠所陷，今雖小定，瘡痍未平。又一年已來，耕織都廢，而衣

食之業，皆貿易於成都，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。今可稅賦者，成都、彭、蜀、漢州。又以四州殘敝，當他十州之重役，其於終久，不亦至艱？又言利者穿鑿萬端，皆取之百姓；應差科者，自朝至暮，案牘千重。官吏相承，懼於罪譴，或責之於鄰保，或威之以杖罰。督促不已，逋逃益滋，欲無流亡，理不可得。比日關中米貴，而衣冠士庶，頗亦出城，山南、劍南，道路相望，村坊市肆，與蜀人雜居，其升合鬥儲，皆求於蜀人矣。且田土疆界，蓋亦有涯；賦稅差科，乃無涯矣。爲蜀人之計，不亦難哉！

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，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。邈在窮山之巔，垂於險絕之末，運糧於束馬之路，坐甲於無人之鄉。以戎狄言之，不足以利戎狄；以國家言之，不足以廣土宇。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，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？恐非今日之急務也。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，已鎮之兵不可收，當宜卻停東川，並力從事，猶恐狼狽，安可仰於成都、彭、漢、蜀四州哉！慮乖聖朝洗蕩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。倘蜀人復擾，豈不貽陛下之憂？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、臨海，專事朔方，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，讜言政本，匪一朝一夕。臣愚望罷東川節度，以一劍南，西山不急之城，稍以減削，則事無窮頓，庶免倒懸。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，下宰相廷議，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，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。

疏奏不納。

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，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，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於璋，斬之。西川牙將花驚定者，恃勇，既誅子璋，大掠東蜀。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，乃罷之，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使。代宗即位，吐蕃陷隴右，漸逼京畿。適練兵於蜀，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，師出無功，而松、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。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，用爲刑部侍郎，轉散騎常侍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進封渤海縣侯，食邑七百戶。永泰元年正月卒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曰忠。

適喜言王霸大略，務功名，尚節義。逢時多難，以安危爲己任，然言過其術，爲大臣所輕。累爲藩牧，政存寬簡，吏民便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其《與賀蘭進明書》，令疾救梁、宋，以親諸軍；《與許叔冀書》，綢繆繼好，使釋他憾，同援梁、宋；《未過淮先與將校書》，使絕永王，各求自白，君子以爲義而知變。而有唐已來，詩人之達者，唯適而已。

暢璀

暢璀，河東人也。鄉舉進士。天寶末，安祿山奏為河北海運判官。三遷大理評事，副元帥郭子儀辟為從事。至德初，肅宗即位，大收俊傑，或薦璀，召見悅之，拜諫議大夫。累轉吏部侍郎。廣德二年十二月，為散騎常侍、河中尹，兼御史大夫。永泰元年，復為左常侍，與裴冕並集賢院待制。大歷五年，兼判太常卿，遷戶部尚書。十年七月卒，贈太子太師。

璀廓落有口才，好談王霸之略，居職責成屬吏。齪齪無過而已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祿山寇陷兩京，儒生士子，被脅從、懷苟且者多矣；去逆效順，毀家為國者少焉。如光遠勇決任氣，會權變以立功；房琯文學致身，全節義以避寇。阽危之時，顛沛之際，有足稱者。然光遠居重藩，掌軍政，琯登相位，奪將權，聚浮薄之徒，敗軍旅之事，不知機而固位，竟無德以自危。孺復兇狂，式之便佞，獲令終者幸焉。鎬直躬居位，重德鎮時，其為人也鮮矣。適以詩人為戎帥，險難之際，名節不虧，君子哉！璀擢第居官，守分無過，又何咎焉。

贊曰：光遠、房琯，有始有終。張鎬國器，適、璀儒風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